

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權力，人人都有享受幸福的權力。但是,幸福似乎是個很沉重的話題,問誰幸福嗎?誰都很難說出自己到底幸福不幸福, 原因是人人內心都有遺憾和缺憾存在,都有隱隱的渴望和理想沒有實現。有的人甚至對幸福的概念都無法把握,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幸福觀。筆者認為,幸福就是眼前的時光。幸福不是過 去式,也不是未來式。為未來幸福,暫時痛苦不是幸福的全部含義,是遺憾的幸福。幸福可以殘缺,但不能沒有和中斷。幸福是一種心態和生命體驗。我們注意到,每每說起幸福,幾乎大部分人把幸福與錢、房子、車子、票子掛鉤,認為有錢就幸福的人不在少數, 而是大多數。實際上我們看到生活質量高的人,未必幸福的指數 就高。幸福其實是沒有質量之分的,完全是一種對生活的認同和心靈的感受。沒錢不一定不幸福。如果一定把幸福加上成本, 那么低成本的幸福往往更讓人快樂。低 成本的幸福生活,未必不是沒有質量的。只是質量低一些而已。有的人非要把剛房子和別墅當作人生的收穫和幸福,這是高

低成本的幸福生活

質量的幸福。但是,高質量的幸福未必能 和低質量的幸福比快樂。

幸福也許就是一碗雜醬麵吃飽後的愜意,也許就是大葱大醬後的一頓農家菜的快意。幸福也許就是一次旅遊, 也許就是與對象 共同走在大街上,看燈火闌珊的夜景。幸福的體驗是多姿多彩的,正是因為幸福的多姿多彩,幸福是無處不在的。有人就總感覺很痛苦,那是因為渴望的過高,追求 錯誤的東西,生活觀和人生觀出現問題。總是盯着房子不放, 自己的口袋里連租賃房子的錢都不足,能不痛苦嗎? 假如把賣房的廣告貼在自己低矮的房間里,去欣 賞,不是擁有它。為此你想,你以後會擁有這樣的房子,給自己增加努力的信心和信念。然後,走出家門,到街上去,隨便看看自己想看的東西。在大街上,你會分 享別人的幸福和快意,深呼吸喝杯咖啡去,喝茶去。選擇一個臨窗的位置,看過往的行人。你會很愜意,難道此時,你不幸福嗎?幸福就是一杯咖啡,一碗茶,一段 時光。多么低的幸

福成本啊!為什麼不去享受?婚姻里需要很多物質來滿足精神的需求,如果物質不夠豐富,那么不可以降低幸福水準嗎?非要與人家比,人和人比 是會死的。我自己滿足就是一種快意的人生。追求幸福的成本越大,往往越是痛苦。

幸福也許就是拉着愛人的手,共同走進 20 元一張門票的電影院,也許就是夫妻 一起上網看新聞,看世界風光圖片。假如你認為旅遊是一種幸福,那么在沒有足夠的經濟支持或囊中羞澀時候, 世界風光的圖片也是可以飽眼福的。幸福其實很簡 單,就是忘記昨天和今天,不想明天,就是把眼前的時光利用好,做舒心的事情,營造快樂的氛圍。也許幸福就是愜意地睡上一天,也許就是看電視,也許就是什么 都不想,就是呆呆地站在窗前看街景和過往的行人。幸福其實不需要成本,如果說需要付出,就是心情。人生苦短,幸福是一生的目標追求,未免太苛刻,太苛刻和 刻意地追求幸福是痛苦的。幸福不是與痛苦並行的, 幸福和痛苦是兩條道。(文: 阿弋)



春天好比人生的青少年時期,充滿朝氣,充滿活 力,充滿浪漫,且美不勝收。人生在這樣的季節里,是不會想到秋天和冬天的,甚至他們會對冬天有些不以為然。他們正處在春意盎然的春天里,他們剛剛走進社 會,剛剛開始人生的征途,剛剛開始駕船駛向人生的遠方, 他們的奮鬥歷程才剛剛開始。哪怕他們對前輩們充滿了尖銳的批判和亢奮的抵觸,儘管他們不承認自己是 人類文明的傳承者,但是,他們仍是後繼的傳承者——這是他們的命。

人生的夏天,其實就是人的中年時代。這個中年 的年齡劃分比較難,不知從哪兒開始切,再切到哪兒為止好,猶豫不決呀,有 40 多歲的女士還稱自己是女孩兒呢,你怎么切?那就籠統地稱之為中年時代吧,這時 耕耘已經結束了,開始經營自己理想的田地,設計自己的未來,營造自己新的家庭了,開始從各自的願望出發,來逐步地實現自己的人生追求。這個季節很累,它不 像春天那個氣候宜人,有時候會大汗淋漓,做人生中最關鍵的奮鬥。這個季節常常決定他們一生的命運。有些人成功了,有些人只實現了部分的理想。如果在這個季節失利了,秋天留給他們的時間就不多了。沒錯,在夏季里更改自己的奮鬥目標也是常有的事,這可能是出于無奈或新的理性的選擇。雖然顯得有些為時過晚,但亡 羊補牢,還是存在諸多機會的。總之,夏天很累。但它的確很絢爛,放眼望去,姹紫嫣紅,美不勝收。

到了秋天,實際上就是過渡到老年的一個季節 了。毫無疑問,這是個收穫的季節。這個季節把你在春天和夏天的努力變成了果實。雖然,這果實或許是甜的,或許是酸的,或有點兒歉收般的苦澀,或是幾多的無 奈纏繞其中,但是,你懷抱着自己的收穫會覺得這一切來之不易。自然,即便是在這個季節里,也有因為中間遇到各種各樣的災害,讓自己耕耘的這片土地顆粒無收的。於是,仰天長嘆之後,常常在這樣的尷尬面前,退而求其次,始做小本的經營,小宗的奮鬥。因為他們知道,人生不可以從頭再來。秋天的風光還表現在你羽翼 下的家庭:兒女長大,家庭豐滿了,你的兒女們也開始陸續結婚了。這個季節真的很忙,有的人連回家吃頓飯的工夫都沒有:出差、寫報告、參加無休無止的會議。有的人身體不好,一想不行,不能再傻了,開始認認真真地注意鍛煉身體了。這個季節真是個五味瓶,酸甜苦辣咸,樣樣俱全。

到了冬天,很多從崗位上退下來的人,終于可以歇歇了,可以為自己做點事了,再也不必參加無聊的會議,再也不用為任務奔忙了。此時節,該是兒孫繞膝,享受天倫之樂了。縱然是關心天下事,也僅僅是一個看 客而已。冬天也是一個魅力無限的季節,能走到這個季節真是幸運。要知道,也有一些在春季、在夏季、在秋季掉隊的人,比起他們來,這些生活在冬季的老人真的 很幸福。踏踏實實地享受人生的好滋味,體驗生活的甘甜味。在這個季節,他們伸出的不再是拳頭,而是親切地揮手。(阿成)

一位旅美的作家回國後,說了這樣一個故事。他駕車經過得克薩斯州,在一個沒有服務站的路段,車子出了故障,無法啓動了。他報了警,很快來了兩輛警車。

作家非常奇怪, 一個報警怎么會來兩輛警車。兩位警察打開了故障車的引擎蓋,調試了一番,車子仍然無法啓動。警察指指兩輛警車,對他說:“你看看喜歡哪輛車,你可以開一輛走。”

作家更加奇怪了。最後作家挑了一輛警用標誌不是很明顯的車,駕着它繼續前行。而他的車,警察將負責拖到修理廠,等他歸程時再來取。

作家為這件事感動極了。我也感動極了。但後來一想,這事如果放到一個講公民和法治意識強,以納稅人唯上的國度,其實並不見得有什么好感動。對於警察而言,為司機提供便利,應是他的職責所在。

感動,是心靈的一種顫動。一個人看所未看,聞所未聞,經歷之未經歷,幸福之未幸福,這樣才會感動。

董橋偶于市上得到一枚閑章,材質不敢恭維,印文卻是絕妙好辭:“我是個村郎,只合守蓬窗、茅屋、梅花帳。”這十五個字,印在紙上,無論怎么讀,感覺都是一 首詩,而詩眼就在“只合”二字上。這個村郎,肚子里肯定貯了些墨水,卻不想“朝為田捨郎,暮登天子堂”。你若以為他是胸無大志、不求上進的人,那就大錯特 錯了。蓬窗、茅屋、梅花帳,是他的選擇。他那個時代,“選擇”這個詞還不太時興,他只說“只合”。

我也曾是個村郎,因為時代發生了驟變,“蓬窗、茅屋、梅花帳”像雲彩一樣飄逝了,我夠不着了。這時候,城市吸納了我,沒辦法,我只有在城市里過日子。城里的日子,有採採流水的好日子, 有蓬蓬遠春的美日子,有舉步維艱的難日子, 有平淡無奇的小日子, 也有鮮花着錦的大日子。在這當中,我偏偏選擇了小日子,我只 合過小日子。

別以為過小日子, 就是“白菜豆腐保平安”。沒有這麼簡單。過小日子,還有不管風吹雨打,自有風景可看的一面:過小日子,還有在你不想走的路上來來往往,在 你不想待的地方安家落戶,與你不相識的人同舟共濟的一面。說到底,過小日子的真諦, 就是不拘甜酸苦辣,自然而然地生活。

如托爾斯泰所言, 各家有各家的不幸,小日子從來就不是千篇一律。至於我的小日子,說得好聽點,就是鍋碗瓢盆交響曲,說得直白些, 便是柴米油鹽醬醋茶。只不

從這個角度來說,一個人經常感動,倒不是件什么好事。這幾天,我看到一條電視新聞,一個打工仔十多年前來到杭州,打工無着,走投無路的時候,有一家小店的老闆娘給了他一碗剩飯。十多年後,他在杭州站穩了腳跟, 於是他走上了尋找恩人的道

路。

這個故事挺好的。但我讀出的况味,並不是這碗飯的溫暖,而是他在窮困之中,這碗飯顯得分量挺重, 被他賦予了超出一碗剩飯的所有含義。如果從另一個角度而言,一個人流落街頭,討了大半天,才得到一碗

過,因為我粗識幾個字,在開門七件事之外,我也買些書刊,到頭來,烹文煮字也就和我的小日子水乳交融在了一起。

過小日子,當然要精打細算,但絕不僅僅是精打細算。有朋自遠方來, 曾經共患難,而今相去三千里,時隔三十年,最難風雨故人來,開茅台,泡龍井,傾其所有款 待,也在所不惜。又比如,買一件羊毛衫,通常要

在小日子裏生長與飄零

程耀愷 著



問問價,說不定還要貨比三家。若是添置電腦、數碼相機之類,那就只在貴得里面挑,拒絕便宜貨。花錢的事,正如女人的面霜,往臉上抹不心疼,但絕不對不會往身上抹。總而言之,銖積寸累,是小日子的本色;一擲千金,是小日子的彩色。如此說來,小日子不是富,小日子也不是貧,貧困與富有,在小日子里,是沒有重量、沒有顏色的詞兒。小日子好比量體裁衣,無所謂峨冠博帶,稱心

剩飯,這是怎樣的一種悲哀啊?

我母親在講一件事, 有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,每天幫一家水店背水,有一天在我住的那幢樓的三樓摔倒了,坐在那里流淚。原來老人的兒子得了重病,付不出醫藥費。老人背一桶水可以賺 1 元錢, 一天可以背 30 桶,每天賺 30 元左右,這樣就能解決兒子一天的醫藥費了。

母親差點掉淚,而我一點也感動不起來。為什麼一個病人得不到最基本的醫療, 為什麼需要老人靠這樣的體力勞動去賺取醫藥費……

我並不是麻木不仁的人,相反,我的淚腺十分發達,看本小說,看場電影,淚腺就會不由自主地運轉起來。

但我看到聽到的那么多所謂“感動的故事”,卻讓人深深不安。其實,我不需要這樣的感動, 我希望他們每個人都生活得好好的,快樂的;困難時能得到幫助,飢餓時能吃到熱飯,疾病降臨時能得到治療,年老時能安享晚年……

這個要求,其實并不高。

如意才是根本。

像我這樣過小日子的人, 沒有一個不是生活在兩重世界里的人。八小時之內,我是必然王國的臣民,只知道為生存而生存;八小時之外,我是自由王國的百姓,可以 為看雲而看雲。我當臣民的時候,我就聽天由命;我當百姓的時候,我就笑罵由心。我知道,一個人活着,就得忍耐我們必須忍耐的,

也要創造我們必須創造的。幸虧還懂得這一點點小道理,才

不致于被兩重世界撕裂開來,依舊是個完整的過小日子的人。

有一陣子,我在廣州的一家公司做事。公司為房地產商做策劃與銷售, 我們就讓甲方打廣告,說什麼“高官不如高薪, 高薪不如高壽, 高壽不如高興——買某某花園,就是買高興!”我做策劃做得久了,賣房子賣得多了, 就明白買房子這件事,不見得有多少高興,有點高興, 終歸也要被折騰得落花流水。後來我退出江湖,回 到老房子里,回到小日子里。我下

了決心,固守我的老巢。我深知小日子經不起折騰。小日子就像一只提水的木桶,外邊至少有一道箍兒箍着,才不致散板,不折騰就是小日子的箍兒。有了這道箍兒,小日子就能循序漸進,就能風平浪靜。

跨過了青年的混亂, 越過了中年的不安,邁過了老年的蒼涼,我的人生,就在小日子里生長與飄零,如同一片落葉,在森林里生長與飄零。

邁克買彩票中了一千萬美元。領獎那天,他穿上黑色長袍,戴上黑色面罩:把頭和臉都裹得嚴嚴實實,用墨水把眼圈描黑,在鼻子上貼了一塊膠布,給嘴巴化個花妝,使嘴巴看起來像被燒焦一樣,慘不忍睹。

邁克順利領到獎金。第二天,他領獎金時的模樣被登到報紙上,身邊的人都沒認出來。過了三個月,邁克一看還沒有人懷疑他,就打算放心揮霍獎金。他從紐約飛到舊金山度假。

一天晚上,邁克來到一家酒吧,喝了些酒,很興奮。他看到不遠處坐著個愁眉苦臉的男人,便喊道:“嘿,夥計,過來坐吧,我請你喝一杯。”

男人來到他的桌子前坐下,邁克豪爽地叫了一瓶昂貴的酒。男人激動得連喝三杯, 恭維說:“謝謝您,先生,我從來沒有見過像您這樣豪爽的有錢人。如果這是在紐約,我會認為您就是那個神秘的中獎人。”

邁克發出一陣得意的大笑,興緻勃勃地和

他聊起來:“我就是從紐約來的。”

男人說:“我在紐約一直過得很好,直到發生一件事,改變了我的 人生。”

邁克饒有興趣地問:“哦, 能否說給我聽聽?”

男人苦笑道:“我在紐約認識兩個女人,和她們同時保持來往。一天夜里,當我在一個女人家里睡覺時,她丈夫突然回來 ……”

神秘領獎人



“哦。”邁克露出會心的微笑。

男人接着說:“女人的丈夫是個拳擊教練。他把我從床上像抓小雞一樣拎起來,連打兩拳,然後從窗口扔了出去。”邁克同情地嘆着氣,“是嗎? 真倒霉。”

男人懊惱地說:“還有更倒霉的事呢。當我爬起來逃跑時,一不小心撞到電線杆上,痛得幾乎要死

過去。”

邁克發出同情的笑聲,“呵呵,太倒霉了。”

男人搖搖頭說:“這還沒完呢。我光着身子跑到第二個女人家, 她當時正在給我熨西服,看見我的模樣,還沒等我解釋,就拿着熨斗向我打 來……”

邁克忍不住大笑起來,“朋友,倒霉的一天。”

男人痛苦地說:“不,倒霉的並不只這一天。您不知道第二天發生了什么。當我帶著黑眼圈,鼻子上貼着膠布, 撫摸着被熨斗燙傷的嘴巴來到公司時,老闆和全體同事立刻把我包圍,祝賀我中了一千萬美元大獎。”

邁克難以置信地瞪大眼睛, 捧着肚子笑得鑽到桌子底下。

男人可憐巴巴地說:“您笑吧。接下來,正如您猜想的那樣,我雖然沒有中獎,卻麻煩不斷,以致再也無法在紐約生活下去。我真不明白,那個該死的傢伙為什麼要扮成那副模樣去領獎。”